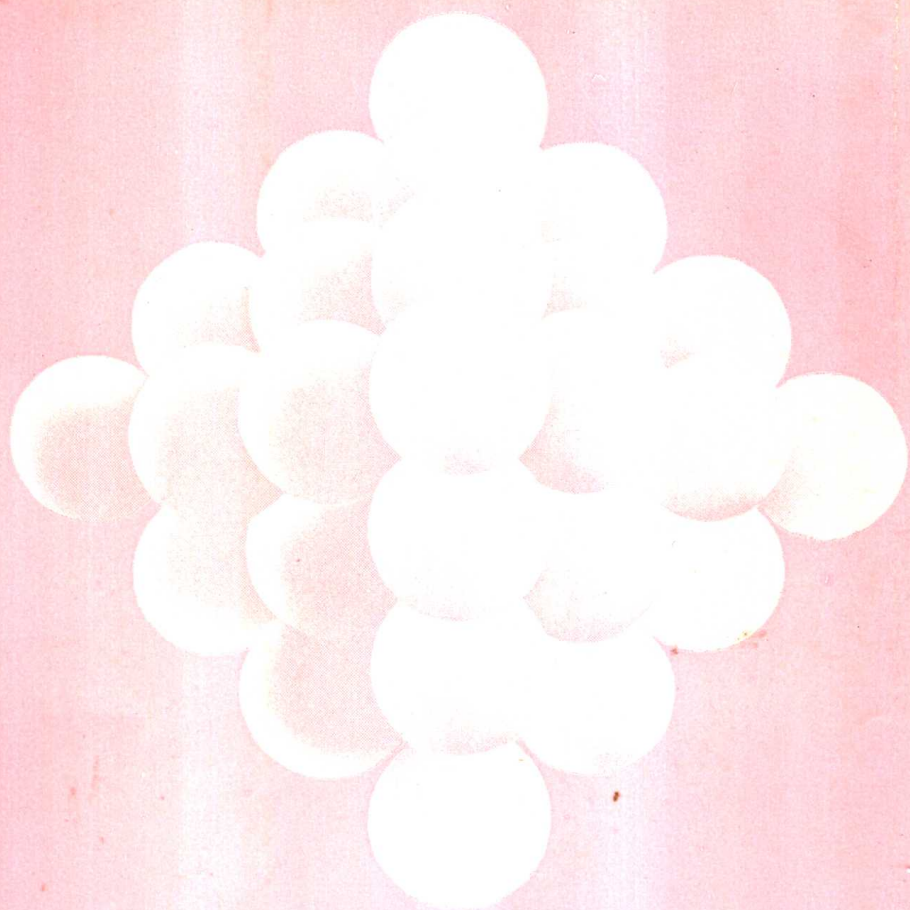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寒爵自選集



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3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 選 自 爵 寒

行 印 司 公 業 事 化 文 明 黎

寒爵自選集

翻版
印權
必所
究有

中國新文學叢刊 53

著者：寒爵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地下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七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 1790-1800

1800-1810

1810-1820



▲作者與孫女亦璇合影

▼作者六十歲生辰時攝（民國六十六年）

妻吳斯（前排右）子為羣（後排左）

媳潘海蘇（中）女若明（右）



◀ 作者攝於國立編譯館前（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作者為學生演講比賽做講評



其父討自述童年歷程

寒暑

那本名姓姓通那。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二月初四日（北）出生在河南

鹽山縣陳陳鄉海河舊村或二莊。祖父河標公，字杏林。父親鳳元公

，母親姓李。世代業農。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我七歲的時候，祖父及受着農村政序（和）

高利貸剝削的痛苦，決心在本村創辦一所以弘揚我的國民小學，一方面足

為了遠近和我讀書方便，不致向隣村走讀，一方面也使村裏的兒童有可

便上學的機會。祖父自己不識字，（也）深知到讀書的重要，所以肩負起創校

的担子，校舍和老師的餐宿都由我家供立，其他同學只出一日大束（或）

。我在那一年上了學。

寫作歷程

我，寒爵，本名韓道誠。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二月初四日，出生在河北省鹽山縣瀕臨渤海的一個農村——孟二莊。祖父同檀公，字杏林。父親鳳元公，母親姓李。我家世代業農。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我七歲的時候，祖父忍受着農村破產和高利貸盤剝的痛苦，決心在本村創辦一所私塾式的國民小學，一方面是爲了志遠叔和我讀書方便，不致向隣村走讀，一方面也使村裏的學童有就便上學的機會。祖父自己不識字，深切感到讀書的重要，所以肩負起創校的擔子，校舍和老師的餐宿都由我家供應，其他同學只出一點束脩，我就在那一年上了學。

啓蒙師馮公晉儒，對我特別關顧。我比較早熟，自幼就富於幻想，因爲不時受到馮師的誇獎和鼓勵，便更愛做天馬行空式的玄想了。在第一次作文時，馮師批了一句到現在猶使我愧於承受

的評語，好像就注定了我做文人的命運。

另一位對我思想啓蒙的是族叔志鵬。他雖然只比我大一歲，但是因爲他在大都市裏讀過書，看過許多新文學作品，而且思想又敏捷開放，領悟力也超越了他的年齡很多。他啓發我，借給我新書看；他帶動我，使我的思想進步，可以說是對我一生中影響最大的一個人了。

高小時代的校長王公丕勛，是在思想和寫作兩方面惠我最深的恩師。他的思想新穎，學識豐富；兼教國文，新舊並蓄，頗能啓導學生的閱讀興趣。在古典文學中，例如：對孔雀東南飛、木蘭辭、報任少卿書……等，都講解得有聲有色。在新文學方面，五四以後的名作家的作品，也經常選做講義。丕師對我很愛護，不但時常把我的作文做示範式的張貼，而且晚間自習後，還時常召我談話，對我有鼓勵、有訓勉，啓迪心智，使我茅塞大開。

由於我愛幻想，所以經常在腦子裏「作文」，我的第一篇在作文課之外、無拘無束寫出來的「作品」，是在十三歲時亂塗鴉的一首「新詩」。寫好之後，偷偷地拿給志鵬叔看，不料他竟頗爲激賞，給予我莫大的鼓勵。以後我又嘗試着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是諷刺「寧肯濕衣，不肯亂步」的老學究。那時候，我們時常到鎮上區公所借讀天津大公報「小公園」副刊，我想試着投稿，便偷偷地寄了出去，可以想像得到，當然它難逃進字紙簍的命運。——這是我第一次投稿所遭的「敗績」。

以後，隨着年齡的增長，閱讀領域的擴大，寫作的興趣更加濃厚了。在二十五歲以前，寫新詩、寫散文、也寫寫雜文；尤其對於新詩特感興趣，學習摹倣的過程，是由胡適而徐志摩而戴望舒；後來不幸地「遇」到了李金髮，把我帶入了一個壓障境地，使得我整天價焦思苦慮，一定要「語不『不通』死不休」，結果把我的詩興都憋死在那「不通」的死胡同裏了。最後決心和詩絕緣，來個「煮鶴焚琴」，連所有的詩稿都燒掉了。

在來臺灣以前，我做過記者、編輯、公務員，也在軍中做過政工，但都沒有脫離寫作生活。這期間我也曾蹲過日本監獄，受過非刑拷打，由同文而同難的，現在只有老友司馬桑敦（王光逖）了。

梁宜生（號釋文）是我在軍中結交的一位好朋友，在寫作方面給予我不少的鼓勵和協助。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二月，我來臺灣，他去香港。我初來臺灣，身無長物，生活窮困，由於他做星島日報編輯的關係，要我撰寫有關臺灣的通訊報導，不僅當時在經濟上對我有幫助，即對以後我能鼓起餘勇寫作，也發生了很大的激發作用。

來臺灣後，促使我能勤於寫作和進步的，我不能不感謝三個人，那就是：前國立東北大學校長臧哲先（啓芳）先生；前臺北中華日報和徵信新聞副刊主編徐蔚忱先生，以及現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

臧先生曾是反攻雜誌的發行人，從民國三十八年反攻雜誌創刊起，我便追隨他做編輯，在寫作方面給予我太多的啓發和指導。徐先生最初編中華日報副刊時，是我第一次向臺灣報紙投稿，蒙他不棄，邀我撰寫專欄；他轉聯徵信新聞之後，我又被邀爲人間副刊撰寫「人間閒話」專欄，因而得到余先生的賞識，從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三月起，連續撰寫「人間閒話」達十餘年之久；一直把我視做報館的一分子。

二十多年來，我寫了將近一千萬言的文章，有的散佚，有的未存，有的堆積尙待整理，雜文或小說已出版或正待出版者，計有：

- | | |
|-------|----------------|
| 百發不中集 |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出版 |
| 戴盆集 |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出版 |
| 荒腔走調集 |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出版 |
| 望天集 |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出版 |
| 閒文集 |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出版 |
| 食蠅集 |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出版 |
| 人鬼之間 |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出版 |
| 信言不美集 |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出版 |

先路集

(印刷中)

文壇邊緣

(待出版)

無腸國記

(小說) 五十餘萬言(待出版) 原發表於臺北「人間世」雜誌

儒林新傳

(小說) 一百二十萬言(待出版) 原發表於臺北自立晚報

阿亨先生傳

(小說) 五十餘萬言(待出版) 原發表於臺北自立晚報

由於工作和興趣的關係，近十幾年來，我對於歷史——尤其東北史，曾做了較廣泛的涉獵，從而寫了數十萬言的史論文章。計有：

上古時代的東北及其文化

(編入中華學術院東北研究所「東北論文集」)

兩漢時代的東北

(全上)

渤海國與唐文化

(全上)

契丹佛教發展考

(編入楊家駱先生主編「遼史叢編」第九冊)

熊廷弼之經略遼東

(編入包遵彭先生主編「明史論叢」之六「明代邊政」)

中韓文化同源舉隅

(編入「中韓文化論集」)

東北人文及其文化源流

(刊載於教育與文化雜誌)

契丹禮俗與漢文化

(刊載於國立編譯館館刊)

契丹軍制考

(全上)

遼代北面朝官研究

(全上)

明神宗荒怠敗政紀要

(全上)

明萬曆間礦稅之禍述略

(全上)

東北文物探源

(待整理出版)

以上便是我寫作歷程的概略情況。至於用過的筆名，實在多得連我自己都無法記憶，現在尚可查考的計有：牢罕、韓燭、韓爵、草野介士、東方若朔，公治寧鳴、司馬無違、東方不亮、長孫有忌、柳海濱、韓士奇、王陰明、宣君、岳維喬、馬千里、漢覺、非斯、韋偉、不了翁、李思齊、李非厚、李涓、李寒等。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寫作歷程	
開筆大吉	一
這是草	六
燈下漫筆	九
我想到孔夫子	一三
我看辜鴻銘	一九

失眠之夜	三
隨感錄	三
「靈」與「零」	三
侏儒意識	三
囁語	三
孔子的寂寞	四
鄉氣與傻子	四
一個真正的人	五
雜感	五
治「癢」妙方	五
漫談文天祥	五
門外談禪	五
「參」和「悟」	六
「古董」之感	六

長安與太陽	壹
傷雅篇	叁
雅俗之分	七
由「死人島」想起	壹
李卓吾的性行與思想	壹
動	一〇四
答日本張無爲先生	一〇六
談「心」	一〇八
我看李後主	一二
四十自勵	一三〇
所謂現代派	一三三
隨想隨寫	一三〇
向匈牙利人民致敬	一三九
談侏儒	一四

死者之書	一五三
痛苦	一五五
一條尾巴	一六二
「話」龍點「經」	一六四
我的世故	一六八
吃飯主義	一七〇
閱閱思想的流毒	一七四
談「三風」	一八一
尋周處	一八三
義和團與西崽	一八五
神仙、老虎、狗	一九三
人生三題	二〇〇
不經雜話	二〇八
董其昌的無行	二一九